

第一章 兩世發展大不同

盛歡面色蒼白、氣喘吁吁，兩手抱著懷胎九月的肚子，於一片風雪漫漫的山林中死命狂奔，她腹部絞痛陣陣，耳中只剩自己急促的喘息聲與心跳聲。

永嘉二十二年，臘月十三，小年在即，盛家突然闖進四個蒙著口鼻的黑衣人，口口聲聲說是奉太子之命前來殺人滅口。

其中一名黑衣人似心有積怨，看著盛歡輕蔑冷笑，話中皆是鄙夷，「要不是妳意圖母憑子貴私藏殿下，知情不報耽誤了這麼多時日，殿下也犯不著娶相爺的外甥女來鞏固勢力，小小商女也敢妄想飛上枝頭變鳳凰，勸妳下輩子莫再覬覦不屬於自己的位置。」

盛歡覺得荒誕至極，她的夫君怎麼可能是太子！

但人哪管她信與不信，死人的意見一點也不重要。

混亂之餘，父親盛澤厲聲嘶吼，要兄長帶她走，兄長盛煊立刻拽著她往外逃。

可她臨盆在即，實在跑不快，盛煊知道這樣下去他們都會死，當下就要她別回頭，繼續往前跑，自己卻義無反顧擋在後頭，想為妹妹多爭取時間，盼她能逃過一劫。盛歡頂著風雪艱難前行，呼吸突然粗重了起來，幾乎要邁不動腳。

她知道，這是期盼了許久的孩子不合時宜的吵著要出世。

她與兄長逃得匆忙，出門時身上就一件小襖，身體早被風雪凍得幾乎沒了知覺，現在就連腦子都被凍得出現了幻影——她看到了自己曾經一心一意戀慕，以為能和他執手白頭的男人。

他就站在不遠處的岩石旁，一襲雪白鶴氅立於風雪之中，姿貌過人，清逸絕塵，墨玉般的眸子一如往昔，看著她時帶著強烈而又隱晦的獨占慾，與他清冷氣質截然相反。

以往只要他這麼看著她，盛歡就會忍不住臉紅心跳，她最喜歡他這樣看自己，如今卻只剩徹骨冰冷。

「溫君清……」盛歡嘴唇幾乎咬破，再也壓不住心中的酸澀與害怕。

難以忍耐的陣痛再度襲遍全身，她抱著肚子，一身狼狽，費盡氣力來到岩石前，男人卻化作雪花消散無蹤。

緊追在後的殺手沒有給她任何一絲喘息機會，殷紅鮮血瞬間從她身上迸濺出來，滾燙猩紅落滿雪地。

盛歡疼得厲害，眼前一陣陣發黑，恐懼蝕心入骨。

她耳邊傳來模糊交談聲——

「既要去母留子，何不等她生了再下手，這天寒地凍的，孩子剖出來也不知能不能活。」

「年關將至，你想過年還雙手沾血，兄弟們可不樂意。」

「就是可惜了這張漂亮臉蛋，投錯了胎，要是生在權貴人家，也不至於這……」

「廢話少說，動手！」

盛歡喉嚨發緊，連聲音都發不出，意識逐漸模糊，可哪怕已是這般境地，腦中浮現的還是他……

那一年她與父親出門，救下一名失憶男子，男子芝蘭玉樹、光風霽月，對她一見鍾情，之後兩人相戀，結為夫妻。

在她懷胎七月之際，他卻忽然恢復記憶說要回京，還信誓旦旦地答應三個月內必定回來迎娶她。

她沒等到八抬大轎，只等到他派人來滅她與孩子的口，想來當初她不聽父親再三勸阻，執意要救下那人便是個錯。

可為何明知是錯，她卻直到死都還信他？

是了，眼見不一定為憑，耳聽不一定為真，他定不會待她如此，定不會……

身邊喧囂聲漸漸遠去，眼前一切轟然崩塌，只剩一片漆黑。

「歡歡……」

呼喚一聲又一聲於耳畔響起，低沉而溫柔，彷彿壓抑了數十年的思念。

周圍刺骨呼嘯的寒風漸消，原本虛無飄渺的叫喊聲越發地清晰起來，強烈的失重感猝然襲上心頭，盛歡一個激靈，猛地驚醒過來，大口大口的喘著氣，香汗淋漓。

「囡囡、囡囡，妳怎麼了，妳別嚇阿爹！」

盛歡兩耳嗡嗡直響，茫然環視四周，只見阿爹一臉擔心的看著她。

她就站在京城大街上，幾輛馬車毫無章法的堵在一塊兒，不遠處還有一名丫鬟盛氣凌人的瞪著她。

丫鬟身旁的馬車簾子掀起一角，車內的妙齡姑娘輕咬嘴唇，杏眸晦暗不明。

前方有一俊美男子步伐穩健，從容優雅地朝她而來。

寒風凜冽，毫無預警下起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，鵝毛般的雪花紛紛揚揚隨風飛舞，盛歡看著眼前的少年，整個人都恍惚了。

剛剛湧進她腦中的那些記憶是什麼？她曾經死過一次，卻又重活一世嗎？

盛歡雙唇微微輕顫，心跳得厲害，還沒來得及弄清楚一切，那名男子已經來到她面前。

他身材高大挺拔，雍容矜貴，一身雪白狐裘，頭束白玉冠，劍眉墨眸，瓊鼻薄唇，那張好看得過分的容顏恰恰與記憶中的男子完美重疊。

他眸色沉沉，一聲不吭，目光牢牢鎖住了她，那眼神……

盛歡打了個寒顫，全身血液似被凍結一般，突然有些喘不過氣，身子踉蹌了下，一陣天旋地轉後，他的大手攬上她的細腰。

眾目睽睽之下，她撞進了他的懷中。

兩世記憶在盛歡腦中迅速融合，不過幾瞬她便記起所有事情。

一盞茶前，他們乘著皇商寧家的馬車入京，直接往西城商賈的聚集地而去，沒想到剛要拐彎就和另一輛車撞個正著。

來人的馬車朱輪華蓋，馬匹都罩著黑布，左右皆繡著龍鳳飛舞的「永安」二字。盛澤掀開車簾問車夫發生何事，卻見車夫搖頭苦笑，道：「永安侯府的馬車突然衝了出來，哎，這也忒倒楣了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盛澤不解。

「你們初來京城有所不知，這永安侯可是天子跟前的大紅人，永安侯夫人還是皇后娘娘的手帕交，她的兄長更是當今相爺，永安侯世子則是太子伴讀，唯一的掌上明珠將來還可能成為太子妃，這永安侯府一家四口可說個個都與天潢貴胄關係緊密。」

天子腳下雖然權貴雲集，然而其中唯永安侯府獨占鰲頭，能在京城橫著走。這些話是車夫不敢說的。

「永安侯府地位遠在寧家之上，你們可是大公子千交代萬交代得好好護送的貴客，如今卻攤上了永安侯府的人，這可該如何是好……」

車夫話才說到一半，就見一名衣著不俗的丫鬟從永安侯府的馬車上跳了下來。

「哪來的無能車夫，會不會駕車，也敢在京城裡橫衝直撞！」那丫鬟嗓門不是一般的大，說話咋咋呼呼，盛氣凌人的指著他們，嘴裡連珠炮似的罵。「你是誰家的車夫？就這麼撞了上來，害得我家小姐差點兒摔在馬車裡，好在我家小姐溫婉善良不願追究，你讓你家主子下來賠罪這事便揭過去了，否則回頭侯爺問起我家小姐為何摔了，後果不是你們擔得起的。都說了這麼多，怎麼還不見馬車裡的人下來給我家小姐賠罪！」

盛家父女所乘的馬車就插著皇商旗幟，上頭的「寧」字蒼勁有力，隨風飄揚，極為顯眼，可說明知故問。

盛歡從未見過如此刁蠻潑辣、顛倒是非的，分明是他們自己撞上來，居然還要被撞的人下來賠罪，不禁看得目瞪口呆。

車夫卻是見怪不怪，搖頭歎氣，直說他們運氣不好，「這是永安侯千金身邊的大丫鬟，慣會仗勢欺人，她那張嘴實在厲害，尋常人若是衝撞了，通常不會好過，以後要是見著了永安侯府的馬車，最好繞道而行。」

盛家父女初來乍到，乘的還是寧家的馬車，寧家對他們照顧有加，盛澤聽完車夫的話便決定下車賠罪，息事寧人，不想給寧大公子惹麻煩。

街道上人來人往，臘月十二天寒地凍，天氣陰沉的很，權貴出門皆乘馬車，可前頭永安侯府不肯退讓，幾輛馬車就這麼堵在路中。

此時已有其他車夫朝他們走來，扯開嗓子正準備開罵，見到堵在最前頭的那兩輛分別是永安侯府和皇商寧家的馬車後，罵人的話在喉嚨裡滾了兩滾，生生嚥了回去。

且不提永安侯府如何，單看寧家那也是六大皇商之首，不是他們惹得起的，車夫們只能自歎倒楣，紛紛回到自家馬車上準備改道。

這頭盛澤剛下馬車，就見街尾又來一輛，這下整條街道更是擠得水泄不通。

這輛車的規格與尋常馬車截然不同，不止車身寬大，上頭還繡著蟠龍紋飾，裝飾繁複，大氣而華麗。

「那是只有太子殿下才能搭乘的金輅車，尋常人家見了都會自動避開繞道。」車夫小聲跟盛澤解釋著，「哎呀，要糟，這永安侯府的馬車還不快退開，老子可真夠倒楣……」

盛歡那時也跟著父親一塊下了馬車，聽見車夫罵罵咧咧，偏頭望向太子車輦。都說太子以俊美著稱，容貌令人驚豔，京城貴女皆心悅之，她剛及笄，自然多少也對這位太子殿下存有好奇心思，想一探究竟。

太子車輦本要調頭，但不知為何又沒走，太子甚至還親下馬車。

當時盛歡心裡還想著，車夫說的果然沒錯，太子肯定是看到永安侯千金的馬車才會下來，眼睛瞬間亮了起來，盼著才子佳人相聚一飽眼福，還饒有興致的看了太子一眼。

他察覺到她的目光，朝她望過來，四目相對的那一瞬，盛歡耳邊喧囂漸寂，一幕又一幕的畫面鋪天蓋地而來。

那些畫面來得太快太洶湧，壓得盛歡幾乎喘不過氣，頭暈耳鳴得厲害，等她再回過神，便發現自己不知為何又重活一世。

男子鳳眸半垂，緩緩抵緊色澤淺淡的薄唇，臉上看不出任何情緒。

盛歡哆嗦著想推開他，卻反被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扣住腰肢，她措手不及，就這麼一頭栽進他懷中。

她知道眼前男子就是她前世記憶裡那名叫「溫君清」的男子，她同時也知道，他還有另一個名字——

大梁太子，凌容與。

盛歡腦中種種，在旁人眼底不過短短幾瞬，再見她撲進太子懷中，皆是一驚，無數的抽氣聲此起彼落。

此時的盛歡不過就是剛滿十五歲沒多久的小姑娘，兩世截然不同的記憶猶在她腦中翻騰不休。

她從小被盛澤捧在手心嬌養著寵大，哥哥盛煊亦對她極度寵溺，盛家父子可以說不曾讓她受過半點苦或委屈，這還是她頭一次遭人輕薄。

盛歡猛地回過神，發現凌容與居然還緊緊抱著自己，心中又羞又怒，臉頰耳根瞬間燙成一片。

這、這人怎麼這樣，他到底是太子還是登徒子？

雖然在前世記憶中，她與他曾有過無數遍令人臉紅心跳的耳鬢廝磨，但這一世他們根本就不認識。

盛歡心跳得很厲害，呼吸也有些困難，腦中更是一片混亂，她無暇多做思考，所有反應全憑本能，全然忘了眼前男子的身分有多貴重。

她惱怒的推開男子，不甘地咬著粉唇，雙頰因羞憤而湧起兩抹緋紅。

盛歡可說是用盡全身力氣去推，凌容與卻穩如泰山，自己反倒狼狽地往後退了數步，盛澤連忙扶住她。

凌容與被狠推一把，面上情緒不顯，看不出有無動怒。

盛澤一臉慘白，他和盛歡離得最近，卻也沒能看清楚凌容與的動作，凌容與出手太快，幾乎眨眼間盛歡就在他懷中。

盛澤自然無條件信任女兒，相信她非故意投懷送抱，但這動作落在旁人眼底就是另一回事了，怎麼看都像是盛歡故意摔進太子懷中，卻被太子狠狠推開。

然而不論是盛歡自己退開，或是被太子推開，只要太子一句話怪罪下來，她即便再有理也說不清。

盛澤嚇得心驚膽顫，嚥了口唾沫，趕忙護在女兒身前。

另一頭，馬車裡的趙舒窈見到來路不明的陌生女子對太子投懷送抱，再也坐不住，她看著盛歡，眼神冰冷睥睨，下巴微微高抬，厲聲道：「來人，還不快將這衝撞太子的輕浮女子拉下去！」

凌容與沒有開口，身旁一眾隨從不敢有所動作，就連永安侯府的人也不敢。

趙舒窈下了馬車，還要喝斥，跟在凌容與身後的青年迅速站到他面前，撩袍跪下。

「殿下，這就是臣方才跟您提起的胞妹，臣的妹妹素來膽小，絕非故意冒犯您，還望殿下網開一面。」盛煊一身月白色錦袍，氣宇軒昂，英俊剛毅充滿男子氣概的臉龐與盛澤有幾分相像。

盛歡見到兄長，猛地憶起凌容與身分有多尊貴，心底就慌了，立即跪伏於地，羽睫亂飛，心跳如擂鼓。「民女非有意冒犯太子，還請太子寬恕民女。」

這一世兩人身分雲泥之別，眼前的少年為大梁太子，一舉一動皆是尊貴，絕非她所能唐突。

她懊惱的閉了閉眼，此時才後怕起來。

盛澤見到朝他們走來的永安侯千金，怔了下，臉色微微發白，再見兒子女兒雙雙跪地，也跟著顫巍巍的跪下，「草民的女兒絕非故意，請太子寬恕。」

趙舒窈見人全跪了，下顎微揚，眉唇彎彎，杏眼裡泛著淺淺笑意與滿意。

凌容與不發一語，墨眸晦暗不明。

雪花紛紛揚揚，一旁隨侍撐著二十四骨的油紙傘為他遮風擋雪，另一名隨侍則手捧暖爐，朝他恭敬高舉。

凌容與伸手接過，袖口露出一小截手腕，肌膚是異於常人的慘白，他抱著手爐，靜靜凝視跪在盛煊身旁的少女，寬袖下的指節卻已用力到泛白。

眼前少女挽著雙平髻，幾絲墨髮垂在耳畔與頸側，此時正恭敬地低垂著頭，露出半截雪白的脖頸，肌膚白嫩得似能掐出水來，像一朵含苞的出水芙蓉，纖塵不染。他的歡歡，終於再一次活生生出現在他面前。

凌容與極力壓抑著狂躁的心跳，目光隱忍而克制，對盛歡近乎病態的執拗與眷戀正於他骨血中瘋狂亂竄，肆意翻湧，逼得他幾欲發瘋。

盛煊見太子遲遲不語，大膽抬眸看了他一眼，只一眼，心中便已翻滾起驚濤駭浪。他一直都知道妹妹的容貌過於精緻，從前在江南，妹妹便是遠近馳名的大美人，「傾城絕色」四字也難以形容她的美。

太子不僅沒有發怒，目光反而還凝在她身上，盛煊便知不好，他身為皇子侍讀，自然知曉太子不好女色，可正因如此才更糟。

太子不知何故，從小便極度厭惡女子，長大後亦絲毫不近女色，故東宮內只有內侍而無婢女嬪嬪。

而當今天下能接近太子並與他說上話的妙齡女子，就只有清河公主和趙舒窈二人，眾人皆因此認定趙舒窈在太子心中是特別的，就連帝后也不例外。

太子姿貌絕倫，主動投懷送抱者不計其數，但那些女子往往未能碰到太子衣袖半分就被攔下或摔得一身狼狽，從無得逞者。

如今太子的反應與以往截然不同，他直覺大事不妙。

盛煊心裡清楚，若非太子有意，妹妹絕不可能摔進他懷中。

就在盛煊心中掙扎，想著也有可能是自己會錯了意，就聽見太子開口跟他的妹妹盛歡說話。

「孤有這麼可怕？」凌容與淡淡看著盛歡，烏黑長睫低垂，挺直鼻梁之下，微白的薄唇輕抿。「不知情者還以為孤是什麼惡霸。」

他聲線低沉，平時聽起來涼薄淡漠，往往令人不自覺緊繃起來，現下卻帶著一點笑意，似與熟人說話那般自然而隨意。

天潢貴胄，骨子裡的倨傲和霸道都是天生的，帶著與生俱來的強勢和壓迫感，那一點笑意瞬間就將這股壓迫感沖散，反而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。

旁人以為太子平時和盛侍讀說話就是這種語氣，不禁心生羨慕，只有盛煊有苦難言，甚至難以相信太子竟然也會見色起意。

盛歡全然不知道兄長心中著急，聽見凌容與的語氣，心中湧起難以言喻的熟悉感，腦子裡一片混沌。

太子座駕被堵在路中，這事未曾有過，人潮逐漸聚集過來，許多目光落在盛歡頭頂。

凌容與說完那兩句話後便不再開口，其他人也不敢說話，氣氛緊張，也不知在等什麼，靜了許久才又淡淡道：「把頭抬起來。」

他語調雖然溫和，卻有著不容拒絕的威懾。

盛歡深吸了口氣，緩緩抬頭，恰見太子也垂眸望著她。

對視的瞬間，曾經的溫柔纏綿，毫無預警呼嘯而來，這一次的感受比之前更加深刻與強烈，她的身子忍不住微微顫抖，心跳得厲害。

盛歡雙手緊掐掌心，兩排濃密眼睫低垂，斂下千思百緒，強迫自己冷靜下來。

前世，阿兄未曾上京趕考，更別提與寧家大公子結識，雖曾舉家北遷，卻也不是遷到京城。

而如今，他們不止舉家遷京，阿兄還連中三元，成了從五品的侍讀學士，甚至結識了皇商寧家的嫡子。

盛歡看著凌容與，兩世記憶於腦海中激烈翻湧，經過層層抽絲剝繭，她終於知道為何兩世會有如此巨大改變——

一切都始於三年前，也就是她十二歲那年。

第二章 太子待她不一般

趙舒窈聽見凌容與如此溫柔的聲音本就震驚，又見盛歡遲遲不答話，還紅著眼看著太子哥哥，一副欲語還休惹人心憐的模樣，心頭怒火更盛。

她微微淡笑，狀似漫不經心地道：「哪來的惡女，太子問話也敢不答。」

凌容與垂眸，食指與拇指輕輕的搓了搓。

細碎的雪花落在盛歡頭頂，聽見趙舒窈的話，她猛地一顫，飛快地低下頭。「民

女不敢，太子清風明月，斷不會是惡霸，民女方才身子不適，才會一時失儀，絕非有意冒犯太子。」

盛歡是江南水土養大的姑娘，說話時帶著江南的軟音，吳儂嬌語，軟糯婉轉，好不溫柔，一開口便教人心蕩神馳。

趙舒窈聽見那酥軟入骨的嗓音，心中一凜，目光緩緩掃過盛歡不盈一握的纖細楚腰，身前曼妙的弧度，最後停在精緻漂亮的五官上，終於微微變了臉色。

此女眉目絕色清純，身段嫵媚妖嬈，一舉一動無一處不勾魂，無一處不奪魄，簡直是天生的狐媚胚子，要不是知道她是盛侍讀的胞妹，都要以為是寧家刻意準備來勾引太子的瘦馬了。

趙舒窈斂下眼中輕蔑，笑了笑，不鹹不淡道：「是嗎？那可真有趣，每個對太子哥哥投懷送抱的女子都這麼說，可京城中除了我與清河公主，其他女子都不得靠近太子，人盡皆知的事，妳會不知道？」

「民女今日剛入京，確實不知。」盛歡保持伏跪的姿勢，說話時嘴裡呼出一團一團的白霧。

凌容與眉心微微蹙起。

趙舒窈像聽了什麼笑話，轉頭看向凌容與，聲音一如往常帶著幾分親暱與撒嬌。

「太子哥哥，這人分明就是強詞奪理，如今雪越下越大了，還是快點叫人將她拉下，清河公主召我入宮，我這進宮的時間都被她給耽擱了，到時公主可是要生氣的。」

凌容與意味不明地看了盛歡一眼，頷首道：「好。」

趙舒窈嘴角微勾，臉上笑意更濃，眼角眉梢透著得意。

盛煊猛地抬頭，「殿下——」

他話還未落，就見盛歡的胳膊被人拽住，愕然的瞪大眼。

群眾頓時譁然，滿臉驚詫，但這驚詫中卻帶了點雀躍。

方才還覺得是這女子刻意接近太子，現下他們看得清清楚楚，太子扶起女子的動作那叫一個溫柔，這種事以前可從未發生過。

在這京城之中，終於出現第三個能近太子身的女子了，這可是大事！

趙舒窈略微怔了怔，笑意凝在唇邊，眼底閃過一抹難堪。

就連盛歡本人被凌容與扶起身之後，腦中亦是一片空白，看著他的眼裡先是震驚，而後浮起一絲迷惑。

她也是這時才注意到，凌容與俊美絕倫的臉毫無血色。

前世凌容與看起來雖然清瘦頎長，但衣袍底下的肌肉卻結實且充滿爆發力，實際上身體壯的很。

當初她與阿爹救下他時，他不知為何被砸得頭破血流，半邊腦袋和臉全是血，看起來很是嚇人，可是被她撿回去調養不過數月便恢復得極好，甚至連一次病都沒生過。

盛歡像是想到什麼，突然垂眸看著他握住自己胳膊的手。

凌容與的手異常冰冷，無半絲溫度，彷彿他身上那雪白狐裘與保暖衣物皆為虛，

冰雪全落在他身上。

那寒冷入骨的感覺就像個死人。

察覺到她的目光，凌容與迅速鬆手，睨向盛煊，輕聲道：「盛侍讀。」

盛煊意會，飛快地爬起身，嘴裡不忘謝恩，「謝殿下不怪之恩，臣感激不盡，臣不敢勞煩殿下，這就立刻將她拉下去。」

他邊說邊將盛歡往寧家馬車拉去，趕忙低聲安撫，「囡囡別怕，莫再回頭，誰也不要看，有阿兄在不會有事的。」

盛歡怔怔的看著兄長，前世被人追殺時，阿兄也對她說過一模一樣的話，不同的是前世他眼裡有著視死如歸的決絕，如今則有著掩不住的溫柔與心疼。

「好，阿兄，我不看。」盛歡眼眶微熱，乖巧地點了點頭，果真未曾再看凌容與半眼。

「太子哥哥，你為什麼……」趙舒窈輕咬朱唇，難以置信，「你怎能如此輕易的饒恕那人？」

趙舒窈的母親永安侯夫人，在裴皇后未入宮前兩人是情誼深厚的好姊妹，她與太子哥哥自小相識，說是青梅竹馬也不為過，這還是她頭一次看到有人投懷送抱還能全身而退，更別提太子哥哥主動親近。

趙舒窈以前最得意的便是這京城貴女中，太子哥哥唯對她一人與眾不同，可如今這份與眾不同竟然給了旁人！

雖然凌容與願意讓她與清河公主靠近，但她卻也從未能碰到他半分，一次也不曾，可這身分低微的女子居然短短幾瞬便全都做到了。

趙舒窈看著盛歡的背影，一股巨大的恥辱感湧上心頭。

但她很快恢復冷靜，所幸那女子是盛侍讀的妹妹，她記得盛煊出生於商賈之家，一個小小商女，就算太子真對她有意，頂多也只能當侍妾。

在大梁，商人的地位其實不低賤，甚至還可考取功名做大官，但自古以來皆重農抑商，商賈始終被世人歸在下九流，絕大多數的權貴仍是打心底瞧不上商賈之流。皇商倒是唯一的例外，若是皇商之女還有娶為正室的可能，大梁的六大皇商是大梁開國皇帝親自封官授爵的，且為正二品，皇商之職歷代世襲，繼承人在接下家主之位後便也同時接下了官位。

但像盛歡這樣的普通商女，世家子弟再如何傾慕也不可能讓她當嫡妻。

趙舒窈垂目，從容不迫地整了整猩紅錦緞披風，嘴角輕揚。

原本戰戰兢兢害怕女兒出事的盛澤同樣一臉茫然不解，盛煊將妹妹帶到馬車旁，立刻回來將父親請回馬車上。

「雖說僕隨主貴，可僕若狂妄仗勢欺人，主也只會淪為茶餘飯後的笑話。」凌容與淡道，雖沒看趙舒窈，話卻是對她說。「妳與皇姊交好，若聲名有損，必會牽連於她，若之後還是如此，孤不會再坐視不管，妳好自為之。」

凌容與身姿頗長挺拔，狹長的鳳眸裡只映著一名少女。

他看著盛歡在盛煊的攙扶下正要爬上馬車，盛煊喊住了她，嘴裡不知說著什麼，盛歡眉眼帶著淡淡的擔憂，讓人看了心都揪疼，恨不得上前將她擁入懷中，憐惜

低哄。

最後盛煊對她說了幾句話，她臉上才又揚起淺淺笑意，那是個極甜的笑容，漂亮的眼睛彎成了月牙，看起來純真無害，明媚鮮豔如牡丹，彷彿生來就該接受世人讚美。

烏黑長睫悄然低掩，一抹濃烈的獨占欲自凌容與墨眸一閃而逝。

趙舒窺見凌容與直盯著那名女子看，臉色又難看幾分，半晌才會意過來凌容與方才那番話是何意，手中絹帕驟然捏緊。

此時盛煊已安置好父親與妹妹，回到凌容與面前再次謝恩，心中苦笑，父親與妹妹一進京就將永安侯這一雙兒女給得罪光了，果然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……

凌容與對他的謝恩不以為意，只淡道：「回去吧。」

盛煊愣怔幾瞬，一時之間也摸不清太子這話究竟何意，他、他該不會這下就連太子都得罪了吧？

凌容與轉身之際，寧家馬車正要離開，他墨玉般的眸子再次對上那雙清靈明亮的桃花眼眸。

馬車窗布驟然飛下，盛歡心有餘悸的捂著胸口，不敢再看。

凌容與回到座駕上，眸底有著細微的愉悅，面色卻已蒼白得可怕。

馬車內的熏籠燒得正旺，溫暖如春，他上了馬車卻仍緊裹著厚重的狐裘，懷中手爐也未曾放下，好似任那熏籠燒得再旺，都感受不到半分暖意。

凌容與的心臟泛起密密麻麻的疼痛，原本稍為舒緩的胸悶驟然加劇，掩口猛烈地咳嗽起來，淡淡的血腥味自馬車內瀰漫開來。

身著黑色勁裝，氣質冷冽的男子聞到血腥味，立刻上前搭脈。

太子今日興致莫名高昂，先是應了三皇子的約，後是親下馬車替人解圍。永安侯世子趙傑忍不住想。

他們原要去雅茗軒，座駕行經此處，車夫一看是永安侯府的馬車堵在路中，心裡有數就要調頭，盛煊卻認出了父親與妹妹，儘管當時永安侯世子就坐在身旁，他還是硬著頭皮開口求太子下車解圍。

趙傑聽見盛煊的話，沉默了下，說交給他即可，太子卻擺手制止，命他待在馬車上，自己下去了。

凌容與咳完小半盆的血，趙傑也正好診完脈，只見他拿起一旁早已備妥的藥瓶，倒出兩粒藥丸，冷冷道：「殿下可還記得自己一身病骨，受不得寒？」

他雖是永安侯府的世子，自幼卻對醫術深感興趣，幼時便想方設法拜入太醫院院使杜太醫門下，悉心研醫，尚未十六便盡得杜太醫真傳。

旁人皆無法理解堂堂世子爺為何如此執著習醫，唯有凌容與知曉其中緣由。

凌容與淡淡的應了一聲，他與趙傑私交甚篤，早已習慣他的唐突，拿起一旁矮几上的帕子斯條慢理的擦完手，才接過藥丸服下。

「宅子可置好了？」

「都已安置妥當。」趙傑答道，察覺到太子今天心情異常的好。

太子今日一襲寬袖錦袍，以鑲金托雲龍紋玉帶緊束勁腰，正好將他略微瘦削的身形完全遮掩起來，看不出他其實身患無名頑疾，已經連病三年，身心受盡折磨。知道太子得了頑疾的人並不多，旁人都只以為太子比尋常男子清瘦，可趙傑心知肚明，若非這幾年皇后與他費盡心力調養，恐怕早已瘦得不成人形。

凌容與坐直身子，將沾染著斑斑血跡的帕子隨意一放，骨節分明的修長手指輕敲幾下矮几。

趙傑意會，繼續說：「之前派去江南的那些人都已處理乾淨，西城的一切也都安排好，殿下今日還未用藥就趕著出宮，這藥丸只能應急，不能……」

凌容與斜乜他一眼，睫毛的陰影落在眼下，薄薄的唇抿成一條線。「今日便讓人去東城與大將軍府，將消息捎過去。」

「是。」趙傑轉頭掀起車簾，沉聲吩咐車夫，「去雅茗軒。」

趙舒窈離開大街後，立刻馬不停蹄趕往皇宮，卻因耽誤了見清河公主的時間，人雖是進了宮，但卻未能踏進長樂宮一步。

清河公主做為景成帝最受寵的女兒，素來驕縱跋扈，脾氣陰晴不定，但這還是她頭一次吃了公主的閉門羹，瞬間就慌了起來。

「蘇嬪嬪，妳幫我跟公主說，舒窈並非有意耽擱，實在是路上被一名下作女子衝撞，才會來遲，當時太子哥哥也在，他可以幫我作證，拜託姑姑替我向公主轉告。」她放低姿態，哀聲懇求道。

趙舒窈心中算盤打得劈啪響，這蘇嬪嬪是從小伺候清河公主的奶嬪嬪，若是她肯在清河公主面前幫自己說上幾句好話，饒是公主再氣也氣不久。

蘇嬪嬪聽見她的話，眉頭微皺，歉然一笑，「太子都還未回宮，就算老奴想幫您也沒法子，您與公主自幼親近，最該知曉公主的脾性，您就別為難老奴了，今日還是先回去吧，要是再惹公主動怒，後果還請您自負。」

此時風雪正盛，蘇嬪嬪說完就頭也不回地進了長樂宮。

趙舒窈主僕二人就這麼被擋在長樂宮外，不論如何拜託宮門守衛或經過的太監宮女，無一人敢多看她一眼。

「小姐，要不我們……先回侯府？」趙舒窈的貼身丫鬟勸道。

「不，絕不能就這麼回去！」

這清河公主從小集萬千寵愛於一身，不止深受帝后疼愛，更是被景成帝寵上了天，就連凌容與這個太子都比不了，若非趙舒窈與清河公主交好，恐怕一年都見不到太子幾面，成不了太子的青梅竹馬。

趙舒窈攥緊手絹，腦中思緒飛快地轉動起來。

清河公主早已被寵得蠻橫驕縱，她知道如果自己不能今日就讓公主消氣，怕是接下來又好幾個月不得進宮。

心底湧上一股憤恨與委屈，趙舒窈側過頭掃了身旁的貼身丫鬟一眼，目光冷得都

快結出冰渣子了。

丫鬟一個激靈，立刻顫巍巍地跪下，一邊用力磕頭，一邊將今日所遇之事一五一十盡數說出。

「請公主莫要生氣，都是奴婢自作主張與旁人起了衝突，才會害小姐耽擱了入宮時間，請公主寬恕小姐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錯……」

要不是因為那盛家兄妹誤了時間，她也不會這般狼狽！

趙舒窈站得筆直，抿著唇沉默不語，眼眶因羞憤交加而紅了一圈，心中越發記恨起那名女子。

直至風雪凍得主僕兩人渾身僵硬，丫鬟的眼淚不停地往下掉，嗓子更是幾乎都說啞了，額頭磕得頭破血流，才又見長樂宮大門再開。

第三章 素未謀面的姑母

一輛黑漆齊頭平頂的馬車一路往西城商戶的聚集地而去，最後在一戶三進的大宅子前，與另幾輛馬車並排而靠停了下來。

宅子的門匾還很新，上頭寫著龍飛鳳舞的「盛宅」二字，大門開著，石獅子置於兩側，四合院裡外三進。

盛歡剛從屋裡出來，她沒想到她和阿爹前腳剛到宅子，阿兄後腳也跟著趕回來，此時盛煊就站在大門口與管事說著什麼，一旁小廝撐了把油紙傘為他擋雪。

她想起前世阿兄到最後一刻仍一心為她拚命，心中頓時萬千情緒翻湧而來。

盛歡不知為何自己見了太子就突然記起前世一切，難道是老天爺要她報仇？

她緩下腳步，就這麼安靜的看著風姿卓絕的兄長。

這一世，阿兄連中三元，有大好的錦繡前程，他與阿爹更是事事都以她為重為優先，恨不得將全天下最好的東西全給她，不讓她受半點苦，將她呵護得極好。

在盛煊的吩咐與管事的指揮下，往來不絕的家丁奴僕井然有序的搬著物品，忙裡忙外。

盛歡就這麼看了兄長許久，而後似是想透了什麼，忽而一笑，一抹璀璨自她眸中亮起，笑容瀟灑恣意。

她想要阿爹跟阿兄都好好活著，還想看阿兄娶妻生子，既然兩世的生活軌跡截然不同，那麼這一世，她不想以卵擊石，再度賠上自己的一生，因為自己的自私又害死阿爹阿兄，害得盛家走上絕路。

盛歡走上前，正準備將手中暖熱的袖爐塞給兄長，就見到一名青年從黑漆齊頭平頂馬車上下來。

青年有著一雙多情的桃花眼，身姿頎長清絕，一襲玄色錦袍，披鶴氅裘，舉手投足溫雅有禮，容貌可說和盛煊不相上下，卻仍遠不及凌容與的俊美無儔。

盛歡微微一愣，不久前，她已梳理完兩世記憶，知曉這名青年就是造成今生巨大改變之人。

這一世，除了阿兄變得勤學，突然想要考取功名以外，她的生活和前世沒什麼不同，直到三年前……

盛煊發覺妹妹的異樣，抬頭順著她的視線望去，低聲對著管事又交代幾句，接過

一旁小廝手上的油紙傘，向前迎去。

「寧兄。」盛煊撐著傘，眉眼露出幾分訝異，「你……寧兄今日不是有約，怎麼突然過來了？」

三年前，寧紹親帶商隊下江南遭遇劫商，盜賊窮凶惡極，皇商護衛隊死傷慘重，寧紹也命在旦夕。

當時盛家父子正好帶著自家商隊經過，兩人將人救下，寧紹因而得保一命，而後與盛煊相熟，稱兄道弟。

這些都是前世不曾有過的事，也是從救下寧紹開始，兩世的命運才逐漸有所不同。按前世的時間線，她應該是在明年的夏天與阿爹出門時才會遇到凌容與並救下他，可這一世她因為進京投靠阿兄，提早遇到了還未失憶的太子……

盛歡思緒原已飄遠，卻忽地被寧紹的聲音給拉了回來。

「聽人說伯父與盛姑娘遇上了永安侯之女。」只見寧紹溫雅一笑，話說的含蓄。朝野上下無人不知永安侯夫妻鸞鵲情深，當年永安侯趙承平許諾妻子一生一世一雙人，便真待她極好、疼寵入骨，這十幾年來後院不曾有過其他女人，京城人人稱羨，永安侯因而得了個「癡情郎君」的美名。

他和夫人生了一雙兒女，兒子趙傑如今就跟在太子身邊做事，女兒趙舒窈則被永安侯夫婦如珠如寶的捧在手心，千嬌百寵的養大，今年三月方及笄，性子還算天真浪漫，卻被寵得有些過於驕縱跋扈。

寧紹身為寧家嫡子，從小耳濡目染，學習商人間的應退之道，很懂得察言觀色，與趙舒窈打過幾次交道便知曉她真正的脾性為何。

在外頭，趙舒窈雖有著大家閨秀的婉約端莊，卻縱容下人囂張跋扈，尋常人若是衝撞了她都不會好過。

盛家父女的性子都軟，矜持而溫和，趙舒窈的大丫鬟仗勢欺人慣了，若沒人出面阻止必免不了遭受一頓羞辱，寧紹擔心他們一入京便吃了虧，才會一收到消息便急急忙忙趕了過來。

沒想到趕到時危機已經解除，可沒見著人他心裡終究不放心，才會特地過來盛宅一趟。

盛煊聞言微微一怔，剛才他們就在京城大街上，寧氏商行遍佈京城多處，到處都有寧家的人，短短時間就收到消息倒也不奇怪，寧紹顯然是一得知消息就立刻趕來替他們解圍，才會不知道後來遇到了太子的事。

盛煊若有所思，看了抱著暖爐站在大門，早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妹妹一眼，笑了笑，「雪下的大，寧兄還是先進屋再說。」

寧紹在盛煊的招呼下進了屋，與盛歡擦身而過時微微側目，他黑眸明亮，清絕溫雅，白皙俊美的臉龐帶著一抹清淺笑意，一張臉好看得緊。

盛歡頷首，朝他福了福身，唇角一抹淡淡微笑，寧紹毫無準備，心臟猛地跳了一下，整個人飄飄然，傻愣在那。

他本意是想在盛歡面前留個好印象，之前幾次兩人如此擦身而過，盛歡從未有過任何表示，卻不想這次竟意外得到佳人一笑，令他喉頭滾動，心跳不自覺快了幾

分。

盛煊見他目不轉睛的看著妹妹，好笑的喚了他一聲，「寧兄。」

寧紹這才驚覺自己失態，猛然回神，大步走向盛煊，耳根悄然紅了起來。

寧紹被迎進去，剛坐下與盛家人聊不到幾句話，就又聽管事進來通報，說有人拿著名帖前來拜訪，祝賀盛家新居落成。

盛歡心中詫異，他們在京城應該沒有任何親戚才對，怎麼會有人前來道賀？

盛澤笑著接過名帖，看了一眼，臉色明顯變了。

「我這就去……」他慌慌張張就要起身，轉頭瞥見寧紹才又冷靜下來，坐回去時卻已有些語無倫次，「快快快，快去將人迎進來。」

寧紹手裡捧著一盞茶，垂眸淡淡輕抿，待管事離開，他才起身，溫和笑道：「盛伯父與盛姑娘沒遭到為難，寧紹便安心了，布莊還有其他事要忙，就不打擾盛伯父接見其他客人。」

「寧大公子太客氣了，實在不必特地趕過來，我們已經麻煩你太多了，是我們該說謝謝才是。」盛澤聽見他的話，連連道謝，起身相送，到了大廳門口更將盛煊叫了過來，要他親自將寧紹送出門。

盛煊注意到父親神色不對，起初還困惑著，直到他將寧紹送出門，見著了被管事領進宅子的女子。

他那原本還帶笑的目光在觸及那名女子的瞬間，突然就冷了下來。

屋內，寧紹一離去，盛歡便快步走到父親身旁。

「阿爹這是怎麼了？究竟是誰的名帖？」她也看出了父親的不對勁。

盛澤勉強的笑了笑，「是妳姑母。」說完還長長地籲了口氣。

盛歡覺得奇怪，她什麼時候有姑母了，她竟然不知道？

「我怎麼從來沒聽阿爹提起過我還有個姑母，阿兄知道嗎？」

盛歡其實是在京城中出生的，她一出生就沒了娘，不是難產也不是意外，而是被盛澤當時的小妾所害。

盛澤痛失愛妻之後便再也不曾娶妻納妾，他怕繼室不會真心對待元配兒女，寧可孤家寡人過一輩子。

以前盛澤是告訴盛歡他怕觸景傷情，才會在她剛滿一歲時就帶著他們舉家搬離京城，再加上盛家父子從未在盛歡面前提過這個姑母，盛歡才會以為他們沒有任何親戚。

在前世，盛歡從未見過這個姑母，讓她心裡突然害怕起來，這一世的變動太大，一切皆無軌跡可尋，就算重活一世，她也不知往後會發生何事。

「妳姑母……」盛澤頓了下，似在斟酌用詞，又似欲言又止，「當年我帶著你們下江南之前，曾答應過她這輩子都不會再回京。」

盛歡聽了父親的話越發困惑。「為何要答應姑母不再回京？」

盛澤搖了搖頭，無奈一笑，正要開口，一道嗓音陡然響起——

「是啊，兄長分明已經答應我不再回京，為何又出爾反爾！」

話落，便見一名風姿綽約的年輕婦人走進大廳。

她頭上挽著拋家髻，滿頭金簪銀釵，一雙似笑非笑含情眸，流盼嫵媚，紅唇嬌豔欲滴，裝扮無比華貴。

婦人雖然三十有五卻保養得宜，看起來不過二十七、八歲，半點歲月痕跡也不顯，顯然日子過得極好。

盛翊臻走到兄長面前，杏眼圓睜，怒氣衝衝道：「當初煊哥兒高中狀元時，妹妹還特地去信問過兄長，兄長再三跟我保證絕對不會上京，如今兄長怎能說話不算話！」

盛澤見到妹妹，臉上頓時多了些意味不明的心虛與尷尬，笑笑，「妳、妳怎麼知道我們搬來京城的？」

「要是妹妹沒有自己發現，兄長就不打算派人來通知我了嗎？」盛翊臻冷哼一聲，轉眼見到一旁的盛歡卻條地一愣，雙眼瞪大如牛鈴，震驚得說不出話來。

她死死地盯著盛歡的臉，眼底盡是不敢置信，幾瞬後杏眸騰起滔天怒火。

盛歡從未被用人這種眼神上下打量過，心中頓時生出幾分不安，還有著困惑。

她兩世都未曾聽聞過自己有姑母，在看見盛翊臻時卻覺得她的眉眼有幾分熟悉。

盛歡非常確定她從未見過這位年輕貌美的姑母，難不成是她前世曾經在哪見過？

否則這熟悉感又是從何而來？

盛翊臻抬手輕輕揉了揉眉間，閉了閉眼，將心中怒意盡數壓下，迅速地整理好情緒，才朝盛歡笑盈盈地問道：「妳就是盛歡？今年多大了？」

盛歡點頭道：「剛滿十五。」

聞言，盛翊臻整個人突然往後踉蹌退了幾步，跟在她身後進來的丫鬟驚呼一聲，急忙扶住她。

「阿臻，妳冷靜點，妳聽阿兄說……」盛澤見她如此，終於開口解釋。「阿煊剛上京不久，那縣令就一直想強娶囡囡當小妾，那縣今年過半百，後院又已有不少妾室，我怎麼可能同意，他就想方設法地整治我，我實在是逼不得已，才會帶著囡囡上京。」

「阿臻，阿兄真的不是故意違背當初的誓約。」盛澤看到妹妹臉色蒼白難看，簡直心疼得不行，話中歉意更甚。

他與盛翊臻自幼失去雙親，那年盛翊臻才五、六歲，兄妹倆可說從小相依為命，盛翊臻不止小時候吃了很多很多苦，十五歲那年更為了救他付出許多，那件事一直是盛澤心中的痛，覺得對不起這唯一的胞妹，自那之後就疼她疼得沒有底線。盛翊臻扶著微微暈眩的額頭，重重地喘了好幾口氣，才終於冷靜下來。

此時才回到屋內的盛煊聽見父親的話，俊朗的臉龐逐漸變得陰沉，「那縣令竟如此猖狂，阿爹為何沒在信上說這些？」

盛澤無奈道：「寧大公子親下江南來接我們，那時他就已經解決這件事，你遠在京城，我又何必說給你擔心。」

「那麼寧兄還沒下江南前，囡囡有沒有被欺負？」盛煊沒想到自己一上京，妹妹居然就出了事。

「沒有、沒有。」盛澤忙搖頭，「那縣令還沒喪心病狂到這等地步，況且他要真

敢硬來，阿爹拚了命也會保下囡囡，只是商行被毀，阿爹真的沒辦法繼續待在江南，才會應下寧大公子。」

「什麼寧大公子？」盛翊臻聽得雲裡霧裡，臉色仍有些難看。

盛澤簡單解釋了下三年前寧紹下江南遭遇劫商之事。

當時盛家父子將寧紹救下後，他為此十分感激，甚至再三邀請盛澤上京管理寧家的商鋪布莊。

寧家為大梁六大皇商之首，盛澤自然知曉寧家的來頭有多大，在大梁，皇商們的權勢與地位可說與一般高官相去不遠。

盛澤心裡明白，女兒姿容豔麗，著實美得有些過分，若是一直待在江南，怕過不了幾年他就再也護不住，可他到底與盛翊臻有過約定，所以始終推拒寧紹，卻沒想到盛煊一上京趕考，那縣令就三番兩次對盛歡動手動腳，盛澤不得不改變心意，應下寧紹的邀約。

寧家商行遍佈大梁，當初寧紹便說過若是盛澤改變心意，只需派人到商行說一聲即可。

寧紹做事一向雷厲風行，接到消息不久就親下江南安排一切，接他們上京，但他身為寧家掌舵者，京城裡還有許多事等著他處理，安置好一切就又馬不停蹄的趕回京城。

「寧紹？」盛翊臻聽見這名字又是一陣暈眩，「兄長說的可是皇商寧家的大公子？」

寧家雖非書香門第，卻也對規矩禮儀尤為重視，寧紹身上沒有半點商人的銅臭之氣，甚至比那些正經世家的公子哥兒更像名門公子，唇邊也總是漾著一抹淺淺笑意，如此清絕溫雅的好兒郎，在京城也有不少女子追捧戀慕，其中不乏一些名門貴女。

盛翊臻是個聰明人，聽完來龍去脈，便知寧紹如此熱心與親力親為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自然不只是為了報答盛澤就如此盛情，而是為了出落得傾國傾城的盛歡。

「哥！」盛翊臻咬牙，眼睛紅了一圈，捏在手中的絹帕幾乎要被她給絞爛。

盛澤知道她這是氣壞了，沉重一歎，領首道：「妳隨我來。」

兩人離開後，盛歡終於按捺不住心中疑惑，看向盛煊，「阿兄早就知道我們還有個姑母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那為何你與阿爹從來沒跟我提過？」盛歡的問題一個接一個，「阿兄可知為何阿爹要跟姑母約定再也不上京？」

盛煊不語。

盛歡抿了抿唇，明白阿兄肯定清楚其中緣由，只是他跟阿爹一樣，都不想告訴她。

盛歡不知道父親與姑母談了什麼，兩人進書房許久，偶有爭執聲傳出，書房離大

廳有一段距離，盛家兄妹有時竟也聽得見盛翊臻扯著嗓子哭吼。

盛歡心裡亂糟糟，忽然覺得自己不該上京，她一入京，就像觸動了什麼機關般，事情一個接一個朝她撲來，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。

她想靠近聽明白，卻幾次都被盛煊制止，最後也沒告訴她姑母的事，只說了姑母的名字叫盛翊臻，年輕時便跟著情郎定居京城。

用完晚膳沒多久，盛歡忍不住又跑去書房找哥哥盛煊，她心裡太多疑惑、太多謎團，想問個水落石出。

她直覺姑母不喜歡她，因為姑母離開前眼睛都哭腫了，看著她的眼神還很奇怪。盛歡說不出那是什麼眼神，總之不像一個長輩看晚輩的眼神。

書房的門沒關，她走進去後直接在紅木圓桌旁落了坐，以手支頤，看著坐在書案前看書的兄長。

「阿兄，你方才口中的情郎指的可是姑父？阿兄認識姑父嗎？姑父是否也是當官的？」她連珠炮似的問。

盛翊臻的衣著打扮皆不俗，出入還有丫鬟小廝伺候著，個個都喊她夫人，盛歡因此暗自猜測姑母大概嫁入了什麼權貴世家，而且還是正室不是小妾，所以下人們才會喊她夫人而非姨娘。

難道是姑母當初訂親時隱瞞了自己商女的身分，阿爹帶著她回京，姑母害怕被夫家發現，才會如此生氣？

但如果是這樣，為何姑母看她的眼神那麼詭異？盛歡胡思亂想著。

她見哥哥依舊沒要理自己的意思，這下後知後覺反應過來，低聲道：「是不是因為今日一進京我就給阿兄惹了麻煩，所以阿兄心情不好？我與阿爹並非有意衝撞永安侯之女，是永安侯府的馬車自己撞上來的，強詞奪理在先，仗勢欺人在後。」她說完前因後果後，擔心地蹙起眉頭，「妹妹聽說她是將來的太子妃，她會不會在太子面前胡亂說什麼，害得阿兄受罰？」

盛煊還是不說話。

「阿兄，對不起，我真沒想到會一來就給你惹了大麻煩。」

盛歡的嗓音天生又綿又軟，尋常語氣說話就已惹人心憐，帶上失落後更是惹人心疼與不捨，幾乎不用刻意撒嬌，只要語氣略顯失落，不論男女老幼，無不為其折心。

盛歡若真有意撒起嬌，那細軟柔美的嬌甜嗓音，聞者必定血脈賁張，銷魂蝕骨，讓人骨軟筋酥。

盛煊聽見盛歡這般話，登時心疼起來，再也繃不住臉，況且他氣的也非那事。

「不是，我沒有生氣。」他放下手裡的書，語氣頗無奈，鳳眸裡透著點幾不可察的寵溺。「囡囡，我們沒有什麼姑父，妳不用對姑母太好奇，以後也莫要與她來往過密。」

盛歡眨眨眼，怎麼覺得阿兄這一解釋，她反而更加好奇了？